

# 三彩风·文苑



(资料图片)

## 老屋里的条几

□张帮俊

老屋要拆,家具要处理。堂屋里的那张条几令人头疼:新房里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放它,处理掉又可惜。要知道,这张条几在老屋里放了几十年,从我记事起它就存在了。

那时的农村,家家户户的堂屋里都有它的身影。条几一般靠北挨墙横放,上面摆些工艺品、座钟、伟人像是家中逝去亲人的遗像。条几下面的抽屉,放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条几上方的墙上,挂着年画。条几旁边,放着八仙桌和四把中式椅。有了条几,堂

屋就有了稳重、大气之感。

这张条几长约三米、宽半米,造型简单,表面有吉祥图案,古朴典雅。一般情况下,条几放置后就不动了,好似定海神针定在那儿。平时,条几上可放东西,到了过年祭祖时,就要将条几收拾好,腾出位置放祭品。

小时候,我十分调皮。有一次,我偷偷爬上条几,想和座钟比高低,结果不小心摔了下来。当听到我的哭声时,母亲跑过来,边打条几边安慰我道:“打死你!害咱家

宝宝掉下来。”

在老屋里,一家人虽然过得有些清苦,但其乐融融。每年过年时,我们都要把条几擦拭一新,贴上福字,点上红蜡烛,一家人在老屋里守岁,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随着日子越来越好,房子也更新换代了,条几就有些碍事,因此一直放在老屋里没挪动。老屋平时也没人住,慢慢地条几上落满了灰尘,只是过年时,我们才象征性地擦拭一下。条几无声地守护着老屋,还有那逝去的日子。

## 秀才井

□李万卿

老家门口有一眼井,叫秀才井。小时候,我问爷爷,爷爷说不清它的来历。我问父亲,父亲也不知道。

小时候,我就知道饿,不知道渴,所以对井不感兴趣。倒是井台旁边的一棵老榆树,时常勾起我的馋虫,特别是春天。

一阵春风从井台上掠过,晚上一场凉丝丝的雨,第二天,老榆树就发出新芽了。过不了几天,一串串榆钱就会垂下来,发出金灿灿的光,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

我爬上树,摘一串榆钱塞进嘴里,肚子就不那么饿了。几个小伙伴饿得歪坐在井台上,浑身无力,眼睛却盯着老榆树,闪烁着渴望。

后来,我上学了,认识了几个字,发现这眼井好像不简单。四根方方正正的青石柱,撑着一个飞檐翘角的木卷棚,卷棚上有脊,脊的两头有陶兽,椽子上扣着两层瓦,既

细密又整齐。临街的两根柱子上分别刻着字,斑斑驳驳,我用手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念下来,上联是“读书荣己荣乡邻”,下联是“打井为家为他人”。上面有个匾额,上题“秀才井”三个字。于是,我模模糊糊知道了这眼井的来历,但还不清楚是谁家的老祖宗当了秀才,做了这样一件好事。我们村有好些井,无论哪一眼都没有老家门口的这眼井讲究。

每天,轱辘老早就响了起来,邻居来秀才井挑水。我在轱辘声中背着书包上学,想着这可是一眼秀才井,长大了我也要当秀才,好好打一眼井,比这一眼井还要大。

一夜之间,天地好像变了,满街都是大字报和游行的队伍。一帮青年举着小旗造反,一阵尘土飞扬,秀才井的卷棚倒塌了,匾额被砸得粉碎,石柱倒在地上……我躲在门里发抖。

造反派也要喝水,因此,秀才井没有被填,但卷棚一倒,它显得十分孤独,井口像大地的一只孤眼,仰望着深邃的天空。

许多年后,爷爷去世了。父亲也老了,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,时常努力睁着昏花的眼盯着那老井,仿佛要诉说它的来历,但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,也去世了。

转眼之间,我也做了爷爷,秀才没有做成,少年时代的梦还是梦,清晰可见。

现在生活好多了,家家打了井,门口的秀才井没了当年的热闹。我买了一台高压水泵,放到井里,用井水浇灌我家的小菜园。

昨天下班回家,家里人,井干了,抽了半天,就得了点点黄泥。

难道秀才井就这样干涸了吗?

那棵老榆树还在呢,我似乎闻到了榆钱的香味。

## 暖心美食

□何水清

孩子们坚定地认为我老了,说我的字里行间飘荡着一股怀旧的味道。

老就老了吧,我也曾风华正茂过。你们可曾老过?

1990年春节,一岁半的儿子已能满地撒欢儿,嘴里时不时地哼着当年最流行的电影《红高粱》的主题曲,只是歌词到了他的嘴里,就被简化成了“妹妹,走走”。

年前就飘起大雪,父母执意让我们带着儿子回家过年。于是乎,我负责手提肩扛过年的礼物,妻则一路抱着儿子,经过八个小时的跋涉,终于到达离家还有八里地的吕寨车站。

我们下车,一个“雪人”伸手接过妻怀中的儿子,直到他出声,我才认出这个“雪人”是我的大堂兄,我叫他大哥。

大哥长我十几岁,是个有故事的人。

大伯走得早,大伯母带着大哥、二哥改嫁到南阳市唐河县马振扶公社。

两年后深秋的一个早上,九岁的大哥拉着七岁的二哥,跟着大伯母到马振扶公社所在地赶集,趁大伯母与人讲价的时候,坐上开往唐河县城的车。

积攒的钱只能买十个馒头,剩下四百多里的回乡路,他们决然步行。

两天后,他们搭到平顶山拉煤的马车,又过了两天,顺利到达我父亲工作的平

顶山煤矿特区矿山救护队。

此后,他们哥俩就在我爷爷身边长大,缝缝补补都是我母亲的事。所以,大哥、二哥和我父母特别亲,尤其是在煤矿当电工的大哥,每逢周末回村,必然在我家吃一顿饭。

大哥是赶着二哥家的驴车来接我们的。漫天飞雪中,我们一家三口盖着被子,被子上盖着一层厚厚的塑料布。

大嫂有一手好厨艺。刚进屋,我就发现炉子上放着“花肉白菜豆腐煨锅”,和炉边烤着的大白馍。

如此雪夜,如此美味,长嫂如母,我和妻都轻轻地拥抱了一下大嫂。

“花肉白菜豆腐煨锅”的做法并不复杂:热锅放油,中火煎熟的五花肉,直到把油煎出来,然后放葱丝、姜末、蒜片,爆炒出香,放入白菜和食盐翻炒30秒左右,把炒好的肉菜一并放到砂锅里。这时加入煮五花肉的汤和白豆腐,小火煮20分钟后再放入粉丝,煨上几分钟即可起锅。

大嫂的手艺后来被我发扬光大了,譬如加点儿新鲜虾段的海味煨锅,加入花椒、辣椒的麻辣煨锅……

后来,大哥英年早逝,大嫂远嫁,多年没有音信。

又是一年白菜丰收时,大嫂,三弟祝您在他乡安好!

## 七年前的约定

□孙蓓蓓

七年前,我俩相识、相恋。热恋中,我们相约在QQ“个人说明”上各写一段话,看谁的先实现。

我写的是:我想拥有一套小房子,能做你的妻子,我们俩一起提着菜篮子,穿过门前的小巷子。饭后,你用不着洗盘子,可得负责擦桌子。我要个胖胖的小孩子,他(她)可爱得就像小丸子。等你长出了白胡子,坐在家中的椅子上,可会记得这好日子和我美丽的花裙子?

他写的是:湖边的小木屋,一辆轿车、一辆越野车、一辆跑车,一个像蓓一样的女孩儿,一个像我一样的男孩儿。

他整天说我不切实际,爱幻想。

七年过去了,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,我都快把这件事忘记了。一个好友说:“你的‘个人说明’很有意义。”

我找出曾经的QQ“个人说明”,发现我的愿望基本上都实现了:买了房子,我学会了做家务,生了一个比小丸子还可爱的女儿,我和她一起穿花裙子。他的只实现了一点点,一辆越野车和一个像蓓一样的女孩儿。

到底是谁不切实际?不过,他说了,那是他一生的梦想。

那么,你呢?七年前,你的梦想是什么?实现了吗?七年后,你的梦想又是什么?